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八駿雄風

2



【司马紫烟作品集】

中原农民出版社



八駿雄風

2

(台灣)司馬紫烟 著

中原農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I49.5
3295
2

PBG 69/05



司马紫烟近照



作者简介

司马紫烟 享誉东南亚及祖国海峡两岸的“武侠小说圣手”。是近半个世纪读者最崇慕的武侠小说巨匠之一。

司马紫烟，原名张祖传，祖籍安徽，1935年生，曾用笔名司马。武侠巨著近百部，代表作有《八骏雄风》，《招魂客栈》，《浪子燕青》，《剑情深》，《南疆飞龙传》，《大英雄》，《如玉赌坊》…… 被无数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如痴如醉，爱屋及乌，司马紫烟成了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偶像，司马紫烟的作品真正是文中寓乐，乐中益身。是值得世人鉴赏品评的佳作。

目 录

十 六	冰释前嫌	(339)
十 七	三大邪神	(360)
十 八	江南八怪	(387)
十 九	八骏遭袭	(407)
二 十	辽东双雄	(424)
二十一	彩虹公主	(451)
二十二	孪生世子	(474)
二十三	天绝神刀	(496)
二十四	九龙老人	(520)
二十五	沙漠遇险	(542)
二十六	灵马女神	(563)
二十七	机关算尽	(585)
二十八	楼兰武士	(605)
二十九	爱恨交加	(632)
三十	将计就计	(656)

十六 冰释前嫌

“万一出了个败家子又怎么办呢？”

楚平正色道：“如意坊的人无暇挥霍，每个人都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活着，也不会有那种人……”

邱小乙道：“东家，萍水相逢，你就把我们引了进来，不是太冒险了吗？”

楚平笑道：“四位师哥如果是为财或富贵所能动的人，就不会放弃宁王府的差事而加盟如意坊了，小弟对四位有绝对的信心，师哥又何必妄自菲薄呢。”

张果老这才说道：“楚老弟，玉娘子说你有重大的事情要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谈到正题了。”

楚平道：“还是那句话，我送朱英龙离去时，劝他早日回京，可是他说这次出来，是想一振朝纲，朝政为刘瑾、谷大用等人把持，他想在外面邀集一批忠心国事的志士，共除奸宄，向我们乞援，问我们是否肯支持他。”

这个问题太大，每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良久后，龙千里才道：“他要我们如何支持？”

楚平道：“他没说，因为我要得到大家的同意后，才能答复他，所以也没往下问了。”

张果老道：“我们不图富贵，不为荣利，为的是行侠仗义，老头子对他这个人了解不够，因此老头子只问你兄弟一句话，那个人是否值得我们帮助？”

“他能够亲冒危险，私下江南这一趟，总还算是肯负责任，有点良心与正义的，否则他大可以留在京师享福，刘瑾跟谷大用在供需享乐

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只要他开口说得出名目,千方百计也会给他弄了去,他就是想要月殿嫦娥做伴,他们也会立刻驾设入云梯,对他的人,我并不深知,我刚才的看法,也是针对他这次微服下江南的表现所做的看法。”

张果老道:“行了,只要这个人值得一助,这件事无背于道,我们就管了。”

龙千里道:“事实上我们已经插手了,当然不能为德不卒,半途而废,不过我们只管到他平安回家为止,其他的我们都不便插手了。”

张果老道:“龙老大,老头子很少提意见,但今天却不能不说句话,对这件事我们只能决定一个大概原则,管!还是不管,却不能预定管多少,如果我们只把他平安送回京师,回去后问题是否能解决呢,假如他回京仍是受着那些宦官的控制,那倒不如让他在外面被人杀了,也免得那些奸贼拿着他做幌子而遂其盗国之勾当……”

龙千里道:“张果老的意思如何?”

张果老道:“老头子没有什么打算,因为我对全局不够了解,也提不出一个合理的办法,这要由楚兄弟来决定,因为他的如意坊耳目消息灵通。”

龙千里点头道:“对!楚兄弟,你提个办法好了。”

楚平想了一下,才道:“小弟以为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是无法意料的,所以我没有问朱英龙需要我们什么帮助,我觉得也无此必要。我们只是一批江湖游侠,行事有我们的准则,与他的要求未必尽能相符,而且我们既不承受爵论功晋封之心,只是尽我们的职分而已,自然也不必听人的驱策,该做些什么,我们视时势而自行斟酌,维持我们超在物外的立场。”

这个说法获得一致的赞同,于是大家就决定了行动的准则。

楚平则又道:“先父受人围攻至死,刀法见之于荣华郡主,暗器手法虽然不知道是谁,但由于欧阳师兄也是伤于这种手法下,可见必为宁王或安化王两藩的门客之一,他们还是不会死心的,而且也将以我们为目标,因此我们今后的行动,仍是要特别小心,而且绝不可分散

单独行动，至少也要两三人一组，随时保持呼应联络，才不会再受到对方的伏击。”

龙千里笑道：“楚兄弟，从潭阳以来，你的计划行动已经有目共睹，还是由你来策划吧，我们听候驱策就是。”

楚平道：“驱策二字不敢当，小弟因为如意坊之便，对情况略有了解，因此筹划安排，小弟是义不容辞，还望各位多予指点。”

裴玉霜道：“龙老大说得太谦虚，平兄弟太客气，八骏之盟，原就是道义之结合，说不上谁听谁的，谁的办法好就照谁的计划进行，每个人也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思，多少年来，大家也没闹过意气，今后也不会，因此这些客气话都不必说了，大众一心，其利断金，平兄弟，大家一致支持你，你就别客气了，该怎么做你筹划一下。”

薛小涛道：“是的！平弟，大家也不跟你客气，你要准备如何行动，提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即使有所建议，也是你计划中未周之处，这儿的人没有一个是小孩子，难道会跟你闹意气不成。还有，计划中把我跟梅影她们三姊妹也算上。”

楚平道：“涛姊！你脱离丐帮了？”

薛小涛一叹道：“我进丐帮原是帮忙的性质，早已过了约定的期限，因为我竟而造成丐帮内部的不和，我就该引咎请退，所以我留下了一封信交给陆师弟，请他转交帮主莫师叔。此间的职务由陆师弟代理，净衣门的部分，我要翠黛管一下，我自己必须先离开，免得莫师叔来了，又走不成，所以我不再回去了。”

梅影道：“大姊，你怎么不早说一声呢？”

薛小涛道：“说走就走，有什么好说的。”

梅影道：“至少我们也该收拾一下。”

“有什么可收拾的，我们来的时候，只穿了一身衣服，走的时候，也只穿走一身衣服，一丝一缕都不带走。我知道你们或许还有点首饰以及私人喜爱的小玩具，虽然是你们自己赚来的，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带走，凡是我们以丐帮门下身份所有之物，应该点滴归公，免得人家怀疑我们落下了什么好处，也使莫师叔为难。”

三个女孩子都不说话了，楚平道：“涛姊分得这么清楚是对的，这也表示吾辈江湖儿女的胸襟，对身外之物，并没有放在心上。”

薛小涛笑道：“你别心疼，以为我们要来吃你的了，玉玲还没有过门，目前我们寄住在她的紫燕舫上，还可以挂起招牌鬻歌自贻，花不到你楚家的一分银子。”

楚平只是笑笑，华无双笑笑道：“那好极了，我跟玉霜也加入紫燕舫，我们虽然不会唱，至少还能帮忙吹奏。”

裴玉霜道：“我对音乐弹唱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可以托个盘子收钱。”

张果老笑道：“你们这一船红粉英雄，追魂女煞，沿江卖唱，那只有喝西北风了，谁敢来光顾你们！”

说笑中结束了这一场盛宴，当夜所有女的都回到燕玉玲的紫燕舫上去了，男的则宿在如意坊珠宝号中。

第二天，紫燕舫循江东下，八骏则沿着江岸向前徐徐而进，与紫燕舫遥相呼应着。

在紫燕舫的后面，也跟着两条大船，船头上站着朱英龙，距离较近时，他向舫上的诸人点头打招呼，却没有过来或靠近搭讪，这两条船才是那些江湖人追蹶的目标，然而却没有人敢上前干扰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八骏友随行，谁也讨不了好，消息传得很快，在鸡鸣寺与北极阁两次的搏战，足使宵小寒胆。

但是他们紧追不舍，显然地还没死心，等待另一次机会，或是在另作部署呢。

一宿无话，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发觉有好几个生面孔的人在左右走动。

薛小涛首先忍不住了，她说道：“这几个是什么路上的人？”

华无双道：“这是个大城，又属大江运河的交叉处，自然天天都有陌生人来往经过。”

楚平道：“我说的陌生人，当然不是普通的商旅行贾，如意坊的人员，眼光是不会错的。”

华无双道：“知不知道来历呢？”

“知道来历的也不少，那还不足为虑，我担忧的是几个不知来历的人，看上去神定气闲，俱是内家高手。”

“那就要特别小心了，我尽量要大家提高警觉。”

又交代了几句才告辞走了，不过他很奇怪，为什么燕玉玲她们一个也没见。

回到金山寺内，这是江南最大的名寺之一，在寺中登临远眺，江天一览，夜景也十分宜人，江上的船火点点，如秋空流萤，苍茫的夜色中，江山如画，依稀可辨。

楚平是先来过了，龙千里等人都已在寺中客舍里居下，楚平才又一个人到江边去的。不过才耽误了半个时辰，可是他重临寺前，发觉到情况有点不对了。

眼中一无所见，这种不对劲的感觉是他一身神奇的第六感应，也可以说是一种后天修为的警觉性，每当有人将不利于他时，他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表面上装做若无其事，心中已生警觉，向寺门走去，天色已暗，金山寺在黑暗中如同一头巨兽，他走进大殿时，殿中寂无一人，只有一个人在钟架前，牵动钟索，似乎准备要叩晚课的钟声。

楚平隐约感觉到那股杀气就是由僧人处传过来的，略一沉思，干脆走了过去，借着灯光，打量了一下那个僧人，只觉得这个和尚不像个出家人，头上虽然光光的，却没有戒疤，而且也没有出家人那股恬淡之态，越走近时，杀气越重。

楚平走到半丈前站住了，问道：“大师父用过晚斋了？”

那僧人似乎不愿跟他多搭讪，只轻嗯了一声，楚平笑笑又问道：“大师父此刻是要叩晚课的钟吗？”

僧人又嗯了一声，楚平笑道：“大师父大概是由外地来挂单的吧，在下在半年前曾经到过宝寺，跟叩钟的那位老师父谈得很投机，据说他已叩了十几年钟，这次怎么没看见他呢？”

那僧人淡然道：“他死了。”

楚平怔了一怔道：“死了！怎么会呢，在下看那位老师父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健旺……”

僧人不耐烦地道：“人总要死的！”

楚平连问了两句话，已经听出这个僧人根本不是和尚，因为出家人口中没有生死，只有涅槃圆寂正果之说，因此不动声色地道：“他死了多久了？”

僧人道：“洒家不知道，洒家来到本寺还没几天。”

楚平一笑道：“在下想来也是如此，否则怎会连时间都不知道，此刻晚斋刚过，还没有到鸣晚课钟的时候。”

僧人道：“洒家敲的不是晚课钟，是预报丧钟。”

楚平哦了一声，道：“预报丧钟，为谁预报呢？”

“为一个姓楚的施主。”

楚平仍是很从容地笑道：“在下也姓楚，这预报的丧钟，会不会是在下呢？”

“施主如果姓楚，就逃不掉，因为今天宿在寺中，姓楚的人都非死不可。”

楚平道：“这个在下倒有点不相信，在下无病无痛，身子也硬得很，不像个要死的样子。”

僧人道：“阎王注定三更死。”

楚平心中一动，从他的谈话中，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了，乃笑笑道：“原来是大师父就是追魂阎罗果报和尚。”

僧人微微一怔，随即点头道：“有十几年未在江湖走动，很多人都已经忘了洒家，想不到施主还记得。”

楚平道：“我不会忘记，因为十二年前，家叔从南红交趾采购得一批珍珠，在归途遇盗被劫身亡。”

僧人道：“那是洒家跟几个伙伴下的手。”

楚平道：“果报和尚，追魂娘子，天绝神翁，三大邪神怎么只见到一位？”

僧人一笑道：“我们这三个也是多年的伙伴了，洒家到了，他们自

然也在附近”

楚平道：“在下遇上了三大邪神，想活命自然很不容易，何不把那两位一起请出来呢？”

僧人淡然地道：“不必！洒家自信还能对付得了，等洒家不行的时候，那两位老友自会出手的。”

楚平思想道：“三大邪神纵横宇内多年，在下闻名已久，只憾出道太晚，无缘识荆，想不到今宵有幸一会！”

果报和尚微笑道：“不错，近十年来，江湖上英雄辈出，值得我们伸手的还不多见。所以我们就躲躲懒，江湖上也快把我们忘记了，如果不是阁下在鸡鸣寺前那一番杰出的表现引动我们的兴趣，我们还会来呢。”

楚平哦了一声道：“三位是专为楚某而来的？”

果报和尚笑笑道：“可以这么说，八骏雄飞，威震宇内，我们试了一下，追魂娘子略施手法就摆平了病书生，我们觉得不过尔尔，对其他几个人本已缺乏一伸手的兴趣了，哪知道阁下补了病书生的缺后，居然更有作为了，昨天在鸡鸣寺目睹阁下身手，我们颇为钦服！”

楚平沉声道：“我欧阳师兄是你们杀死的？”

果报和尚道：“一个病书生，还值得我们同时出手吗，追魂娘子一把散花手就解决了”

楚平怒道：“追魂娘子何在？”

果报和尚笑笑道：“别心急，三大邪神虽然联袂行走江湖，却很少同时出手，一个不行再上两个，两个对付不了，才三神联手，阁下必须应付过洒家三十招再说。”

楚平忽又冷静下来道：“你们三大联手有几次？”

果报和尚道：“不多，仅一次，就是三年前对令尊的那一次，难道令尊没告诉你吗？”

楚平道：“没有，如意坊的人从不为私怨而复仇。先父遭你们围攻受伤后，根本没有说出是遭了谁的毒手。”

果报和尚一笑，道：“难怪这四年来，我们没受到一点困扰，洒家

还以为如意坊被我们杀怕了，不敢来寻仇呢。”

楚平沉声道：“先父之死，在下因遭祖训而不究，但是欧阳师兄之死，在下身为八骏之一，却不能坐视，请大师稍候片刻，让我跟追魂娘子先作一决。”

“楚施主，三大邪神行事有自己的规矩，可不作兴由你挑的，今天是九月二十八，时值下旬，正该洒家当令，就是说第一阵必须由洒家出手，所以昨天在鸡鸣寺，追魂娘子虽然在旁边看着你大显神威，也没有抽冷子给你一下，否则你哪有命在，洒家在此恭候已久，你就别再拖时间了，请亮兵器赐教吧。”

楚平看看殿中，灯光暗暗的，充满了一种森杀的气氛，乃锵然出剑道：“好！我们别毁了古刹胜景，到外面去！”

果报和尚把撞钟的木杵轻轻一摘在手，笑道：“洒家号称果报神，就是专拣佛地古刹，作为报应之场，楚平，地方也由不得你挑的，就在这个地方动手。”

楚平冷笑道：“我偏不听你的安排，要斗我们出去斗，否则改天再作较量。”

说着纵身向殿外面去，果报和尚身形一闪，居然抢在前面把他拦住了，一杵径压，喝道：“楚平，三大邪神要杀人时所挑定的地方谁也改变不了，动手！”

楚平并不是真的要出去，这殿中十分宽敞，而且还有几十盏长命灯点着，光亮虽弱，比外面却亮得多了。

三大邪神中的追魂娘子以暗器手法称著，在黑暗中更易施为，她之被称为邪神，就是她发暗器从不打招呼，跟她动手时，必须特别小心，因此他这一纵，只是在试探对方的虚实，因为他看见果报和尚摘杵为武器，虽然木制的，却也相当沉重，知道此邪必长于臂力。

长于臂力者，多半身法迟滞，就可以针对这个缺点攻其所弱，但楚平的想法却更进一层，那是由他父亲遭害时，身上的伤痕所引起的联想，他父亲负伤回到家中时，除了身上的刀痕与两片翡翠玉叶的暗器伤痕外，背后还有一个碗口大的圆形淤伤，似为重物所击。

今天看见果报和尚的木杵，才知道伤痕的由来，只是以父亲的武功造诣，很少有可能被人从背后击中，除非是在疏不及备的情况下才会失手。

既然面对着三个强敌，怎么会有疏忽的情形呢？除非是心中先有个错觉，因兵器而对果报和尚所生的错觉。

看见他用重兵器，以为他必拙于轻功，才会被他闪到背后偷袭得手，也因为这个疏忽而先受了严重的内伤，才躲不过天绝神翁的化血刀法与追魂娘子的散花妙手。

那只是一个揣测，但是楚平的心中却已有了警觉，所以他才试了一下，果然证实了自己的揣测。果报和尚除了臂力过人外，身形的快捷尤为出人意外，而这两项在常情下不可能并存的武功配合起来，往往能使强于他的高手失算，由于父亲的遭遇，使楚平能在动手之前产生了警觉，心中也就有了应付的方法。

果报和尚那一杵不能算是招式，这么粗重的兵器，根本使不出招式来，可是他以雷钧之势压下来，使人无法闪避，楚平只有奋力举剑上撩。

当的一声震响，楚平被震退了两步，心中更为吃惊，那枝钟杵竟是铜铸的！那自然不会是金山寺的原物。

钟是铜的，杵不能再用铜，否则那口几百年的古钟早就被敲裂了，这一定是他换上去的。

楚平心中暗自叫苦，亏得自己没有贸然跟对方较力，剑上的劲道用得恰到好处，只是借对方的震力使身形退避那一击。

如果仗着剑器之利，欲切断木杵而全力施为的话，这第一招就会吃上大亏。

虽然他被震退了两步，但那是他自己准备造成的结果，而这两步也是预计中后退变招反击的，身形脚步，完全在控制下，圈回长剑，矮身横扫出去，势子很快！果报和尚一击落空，招式用尽，逼得跃起避剑，举杵护住门面道：“好小子，比你老子强多了，你老子在洒家这一击之下，足足到了二十招后才扳回先手。”

楚平一声轻叹，如果不是有父亲遇害的教训，他也会上当的，能否在二十招后扳回先手还很难说，因为在第一回合上并没有失去先手，两个人的拼斗很紧凑，剑来杵往，打得很精彩，果报和尚的劲力深厚，运杵如飞，但到底不如剑势轻灵，便于控制，往往一招出手后，一个控制不稳，招式发到六成而无功时，就无法再收回变招了，于是必须把一式失效的实招发到底，才能接下去演第二招，这中间就造成了对方回击的空当。

像这种打法本来是很吃亏的，但是他占了劲沉力猛的好处，又加上身形灵便，弥补了他的缺点。

因为劲沉力猛，他的铜杵出手，威力万钧，使对方无法硬接，可是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出招多半是横扫，那样一来，对手的楚平在闪避时就受到了他的控制，杵势高则矮身避过，势低则纵身避过，不高不低时，就只有向后退避一途。

正因为可以控制到对方闪避的方向，间接地也就把握了对方反击，因此楚平反击的剑招虽然精，出手虽快，但仍然可以来得及化解，更由于身形的灵活，有时人是随着杵走了，楚平的反击也经常落空。

交手到二十九回合时，就是如此的现象。

果报和尚以一式横扫千军，直击楚平的肩头，那是偏向上盘的攻击，楚平一矮身后，接着一剑反削对方的腰际。

他的铜杵出手后，身子也跟杵势动作，整个地荡平起来，成了一条直线，使得楚平那一剑由他的身子下面掠过，大家都扑了个空，果报和尚乘势走空，人也在半空发声，喝道：“好小子，你再逃过洒家的下一招，就算你能干，洒家就要跟伙伴联手对付你了。”

语音才毕，他的身形猛地下沉，脚才沾地，姿势忽变，居然由下而上，从左侧直向右上方反撩上去。

这一式变化不在巧而在快，谁都想不到他能在这种情形下稳住身形而展开反击的，因此看似简单的一式，竟因为速度的缘故，成为凌厉无匹的杀手。

楚平被逼得只有往后退了，可是他身后只有尺许的空间，战局已

经移到大殿的右角。那儿恰好是观音大士的莲座，莲座前是一条放置香烛供品的祭案，楚平距祭案只有尺来远，而这尺许的距离是无法避开铜杵的一击的。惟一的办法就是跳上祭案去。

楚平也这么做了，可是他跳上祭案后，还做了一些别的动作，那是谁也不会做的。

他的脚才沾上祭案，手中长剑不指向对面的果报和尚，却反由肋下倒插，利用后跃之势刺向了莲座上观音大士的心口。那是一尊白衣观音大士的塑像，赤足高髻，手拈柳枝，宝相庄严，楚平竟会对她出手，不是疯了吗？

不！没有疯，而且这一招运用之妙无与伦比，不仅解决了他本身的危机，同时还挤出一声轻呼。

就在他身子上纵之际，那尊观音大士像居然动了，手中的柳枝高举正待抽下来，却不防楚平会连头也不回就出招，逼得及时撤招，在惊呼中闪身飘开。

这些动作如石火电光，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观音大士移开位置，楚平及时补了进去，而果报和尚在中途变招，由斜掠易为直进的铜杵，也只能递到他胸前半尺处停止不前，望着楚平，现出难以相信的神色。

楚平足登莲座，单手运剑，平持在胸前，微笑道：“追魂娘子，这一手大出你意料之外？”

话是对着一旁身着白衣的观音大士说的，她从莲座上飘落，站在果报和尚的身畔，脸上也是一片诧异！原来这尊大士像竟是由真人所扮的，而且扮演者就是名震宇内的三大邪神中，有阴险毒辣之称的追魂娘子。

这妖妇不但凶名久著，而且内功精纯，以成名年数推计，她至少也是五十开外，近六十的人了，可是现在看来却一点都不像，因为她现在是作观音大士装束，而观音大士给人的印象是没有年龄的概念的。

她就是一尊女神，不是少女，也不是少妇，更不是老妇人。

世间有千千万万各种不同形相的观音大士宝像，有金身的塑像，也有庄严法像，但没有一尊能给人有年龄的概念，可是追魂娘子此刻的脸上却有着惊容，呆了片刻才道：“楚平，果然名不虚传，你是比欧阳善难惹多了，在没有动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楚平道：“可以，但我也有个条件，在你问过问题后，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

追魂娘子一笑道：“只要你据实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会答复你的问题，绝不作半点保留。”

楚平道：“好，一言为定，你要问什么？”

追魂娘子道：“您怎么知道我在那上面的？我自问我的易容乔装术已至惟妙惟肖的境界，连庙里的和尚都没有看出我是乔装的，你又从何找出我的破绽的？”

楚平道：“那是很多问题了。”

追魂娘子道：“问题的重心只有一个，我相信你的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的，回头我答复时，也在范围之内尽量给你一个详尽而满意的答复。”

楚平道：“好！那我也答复到你满意为止，你的易容乔装术是无懈可击，只怪你选错了伙伴，果报和尚只是个卖野人头的假和尚，否则他早就该指出你的错误了。”

果报和尚道：“这又关洒家什么事？”

楚平笑道：“你只要稍解佛学，就会知道观音大士是乘坐金毛狮，这座莲台下塑的神兽是青狮，那是文殊菩萨的座骑，因此我一看就知道神像易了位。”

追魂娘子笑了起来道：“敢情是那头畜牲出了岔子，我还以为看起来都是狮子，却还有这些讲究，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仓促之间，你竟能注意到那么多？”

“那也不是，毛病还是出在果报和尚的身上，他在决斗时，有意往这边移动，那实是不必要有的，有一两次他如果从相反的方向出手攻击，可以更具威力，可是他拼命把我朝这边挤，分明是想达到某种目

的,我从他的用心上去揣测就会特别小心,结果发现观音与文殊换了座骑,自然就想到你追魂娘子准备了煞手在等着我!”

追魂娘子噎了一口气,眼睛瞪着果报和尚道:“臭秃贼,都是你混球,老娘自出道以来,还没有出过一次岔子,今天可叫你这秃贼给坑了,不但栽了个筋斗,而且差点送了命,你说怎么赔我法?”

果报和尚叹了口气道:“这怎么能怪我呢?是你自己要选在这个鬼地方动手的,如果依着洒家的意思,在山门外面截住他,硬碰硬,凭真功夫解决他不是更好。”

追魂娘子哼了一声道:“你懂个屁,他老子当年在我们三个围攻之下,虽然身遭重伤,却还能脱身而去,一定把我们的虚实都告诉他了,真功夫你能对付得了他吗?”

果报和尚道:“洒家跟他对搏三十招,也没输给他。”

追魂娘子冷笑道:“当年你是隐瞒住自己的轻功身法,在混乱中闪到背后突袭才侥幸得手,今天人家还没开始,就把你逼出了原形,你没有偷袭的机会,还能得手吗?臭和尚,三大邪神中,数你最差劲,只会用蛮劲儿,不晓得用脑子,假如不是老娘跟天绝带着你,早就被人宰了生吞活剥吃下肚了。”

果报和尚不敢再回答,追魂娘子笑笑道:“小伙子,你虽然躲过了老娘的第一招,但是老娘还有二十九手没使出来呢,你今天要想活命很不简单,现在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赶快提出来吧,老娘一定给你个明白。”

楚平思索片刻才道:“欧阳师兄是死在你手中的?”

追魂娘子没想到他提出这个问题来,顿了一顿,才说道:“先前果报和尚不是已经告诉了你吗?”

楚平道:“不错,他是说了,可是我还有点想不透,欧阳师兄是死于散花手中夹杂翡翠玉叶的暗算,那两片玉叶又是五凤堡中王丹凤之物,怎么会到你的手中呢?”

追魂娘子道:“那很简单,是我借了她的东西,乔装成她的样子,抽冷子给了他一下。”